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三

門人宋濂輯

後學虞守愚校刊

後學張儉編次

賦

離居賦

慨予後古人而生兮恒潔志以好脩憑祖先之遺業兮
援往列之餘休粵總角以授經兮歲行汨其已周獨賢
賢吾何故兮度遠悔而違郵攬僇慙以我弱兮懿前志
之為謀非夫人察予之衷兮孰躑躅而見收胡閔勉抱
茲獨兮曠周旋於窮陬廓私處而莫伍兮愴增思以懷

愁昔回路之相贈兮竭所獲以交投率並轡以疾驅兮
入聖域而彌優彼獨何人兮予顧忍恥而蒙羞惟昔者
之擇從兮極遠討而旁搜衆雜選其既多兮邈異趣之
交鉤紛詡詡以徵逐兮咸胥頽而勸憂曰予行之不可
兮矧將勗予以良猷居快悒其誰語兮茲予歌之幽幽
惘惚恍以頽懷兮耿孤倡而無酬哀下土之塗濁兮駭
奔飛其呀咻大龜視予以吉卜兮曷去之而遐遊廣輪
曼曼而靡極兮忽又惑其所由非識路爲之先道兮懼
九折之摧吾軛羗穴豫以依疑兮悵臨岐而夷猶軫中
情之戀嫪兮思勃鬱而莫抽噫遺行之已累兮固吾以
爲贅寵弗瞋眩之是圖兮何厥疾之能瘳堅所秉猶未
怠兮悼年歲之易逝諒予懷之旣騁兮雖坎壈其敢偷
苟非予之所存兮夫又何求結煩言而招要兮遂矢心
以綢繆夫有恃以爲善兮詎無成而淹留

太極賦

厥初馮翼以曹闡兮維玄黃其孰分爰揭揭予中立兮
配天地以爲人曩既學而有志兮紛遑遑其求索曰道
不可名兮孰無徵而有獲繫皇羲之神聖兮感龍馬之
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至道之玄遠
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文以宣朗揭

日月於中天兮啓群昏之罔象指道妙於難名兮曰以二
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無與惚恍高下以位兮天尊
地卑燥濕以類兮五行順施南乾北坤兮西坎東離萬
物錯綜兮殊鉅細與妍蚩孰主張是兮茲一本之所爲
歷兩都而江左兮胡亂說之紛霏豈清言之弗羨兮去
道遠而備先哲之獨詣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座右以爲
圖兮開盲聾於千億謂斯道之匪它兮在夫人而曰誠
幾善惡猶陰陽兮茲吉凶之所生嗟奇論之後出兮穴
墻坦爲戶牖析同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猶終不
可使薰兮聖終不可使黜道惟辨而愈明兮貽話言於

不朽者聖門之多賢兮續入室而升堂編木氏之穎悟
兮僅有覩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前後之無
方疇敢索無聲於宵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學
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諸生之貿貿兮方鉤深而摘
隱探賜也之所未聞兮誇神奇而捷敏持空言如繫影
兮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思
誠之遺訓兮矢顛沛而弗諉庶返觀而有得兮明萬理
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抒意於斯文

贊

閑閑贊 并序

客有談玄教嗣師閑閑公於僕者曰夫閑無爲也無事也公固方外士亦既登鈞天之庭而主列僊之籍烏乎閑僕聞而笑曰嘻蟻蝶不足以語扶搖之高蛭蝻不足以語溟渤之廣安得執迂儒曲士之見以窺夫強名者哉請贊公之道以祛子之惑可乎客曰唯唯乃爲之贊曰

謂之仕也而委廊廟於泥塗謂之隱也而等山林於遽廬衆方昭昭我且于于孰知夫大白若辱大方無隅出入消搖與道爲俱放情八紘之表游心萬彙之初是固軒裳所不能繫丘壑所不能拘夫閑之又閑者非斯人之徒也歟

擊蛇笏贊

於烈孔公碩大且方麟鳳在郊百怪斂藏爾蟲何知乃罔畏忘怵彼虫虫改聽易視維是手版猶古璧圭干鈞則重寢鼠則微憤激于中有弗遑計寧使妖血狼籍沾漬展也先覺俾民不迷九原莫作物是人非人之非兮鱗鱗之舞尙其聞孫曰予禦侮

李御史畫像贊

瞳如點漆顏如渥丹法冠朝服望之儼然人見其有威之可畏容止之可觀而孰知其精神心術之妙非畫史

所得而傳耶

學軒贊

器必琢而後成道必學而後知玉之不琢不失其爲玉人之不學不失其爲人也幾希是以有志之士莫不務學而求師虛以爲受教之地明以察進善之幾蓋深造以道固貴於升堂而入室取其虛明則於軒爲宜居焉朝斯嚮悔宴息尚憂其歸請爲學軒之贊亂以心齋之詩

程楚公小像贊并序

楚國文憲程公以宏材碩學被遇

自朝爲時名臣延祐元之物潛舉之士至京師因拜公于安貞里第後三十有三年潛起日休致入直詞林則公捐館已久幸從公之孫世京獲覩公遺像撫時運之推遷慨前脩之莫作贊以一辭非敢曰羨盛德之形容聊志歲月云爾贊曰

楊衣角巾瀟灑出塵仰羨夫消搖於丘壑緬想其際會於風雲覲一言之寤意罄崇論而敷陳灼灼乎龜著之可覆洋洋乎魚水之相親激揚奮厲以紀綱乎憲度鋪張潤色以黼黻乎人文雖不以進退百官爲職未始一日忘吐握之勤凡楚材之晉用皆藥籠之儲珍咸懷誠

而秉忠共尊主而庇民奚必坐乎廟堂之上然後大展
其經綸嗟儀刑之已遠儼丰彩之如新古稱達賢者有
後是將在其來昆

董御史畫像贊

質厚而豐神完而充生乎相闕初無貴驕之色立乎朝
著常存肅穆之容挺拔於翠竹碧梧之表泳游於祥雲
麗日之中挹其光儀者猶可想見夫喬木世臣黃閣清
風也

蟻

訟題

皇直方正直方冒下惟仁肇毓嘉種方誕生烝人胡汝
之暴亢方盜威柄以自神禍凶是司方俾闕厥伸窮千
里以逞毒方豈此土爲匪民歲丁未而孕孽方俶九疋
之邁凶乘陽竊出方霍霍隆隆斥棄輿馬方謂肥蠟其
猶龍絳帑彤靴方疾走如風揚氛壻於澆涂方瞻我野
其童童餒糧殫於草木方搏塊磔之不可食旄倪僵尸
方強效死力首丘而弗遑方胡愍隸之可得狐狸飽而
跳踉方腐齒縱橫藜藿出戶方室無哭聲野藜藜其誰
闢方葬火煜其宵行皇保下人方曷椽喪而極斯樂人
之死方職魁所爲耗賊大和方遏玄澤於既施朋殃友

厲兮出入敖娛仰九關而往愬兮予踈踈其屢止曰無
往而弗復兮其悔禍之汝埃胡披猖而荐肆兮將窮蓄
乎今茲扇虐燄於熒熒兮導伯強使先之怒氣焯其如
饋兮憊薄人之四肢挺刃歛至兮狼顧睽睽曾遺民其
幾何兮矧有秋以爲期咨汝魑兮誠忤忍而險懷憑妖
矜孽兮畔戾聖則謂吾莫汝燭兮何裸身頂目而辟易
有赫臨汝兮顧微臣其何力命不可久歎兮威不可久
乘孰怙終而稔毒兮能自逭於天刑皇斯震怒兮叱咤
雷霆斧鉞孔利兮百神效靈害戕屏絕兮鬯嘉生於百
齡磔棄妖贅兮沈溺清冷嗟魑弗俊兮後雖悔其何益

答問

答客問

僕大德中忝被選舉一時後進之士多見拔擢而僕方

居田里或譏其苞苴不脩以爲迂闊乃倣昔賢述其

問答之辭云 客問主人曰蓋聞周乎道者不貞

於小諒通乎變者不恤於俗度所以超尋常而建策名
者也是故劉澤捐百金而王全燕不常資竒玩以相強
秦由此言之豈非仁者固以財發身耶今吾子餐醇醪
襲芳華畢弋文翰之林而藩道德以爲家有日矣生逢
熙洽之朝名厠英俊之列曾不能披金闥歷絳闕騰驥

翕絕揚眉鼓舌使聞之者膽寒炙之者手熱下是猶不
得輸筋力效智能於斗食之末然且僨勉赳赳擇地而
趨持下執雌以蹠蹕乎泥塗子之爲術不既疏乎於
是主人瞠然而眎蹶然而笑曰若客之言毋乃眩勢交
之榮倅昧俗化之隆庠賭擗樗之利用而將棄之階祀
也曩者王途慘濁德交接足悻悻婞婞壤壤轟轟川奔
焱馳爪擎角觸富者蹈顯榮貧者嬰賤辱當是之時毀
廉爽行懷膏潤以賈媚悅者蓋不可勝錄也一旦恩移
勢奪權傾位軋金銷石毀星離電滅信夫以膏沃火者
膏盡則火微以利錮交者利盡則交絕爾其便翺捷疾
更起迭仆朝躐要津夕僭羈旅曾得喪之幾何而蒙詬
於終古是宜顏子殉志於簞瓢曾連唾睨於商賈長鶩
獨立蟬蛻萍溷而弗顧也今國家陶泰和源淳源軼燧
農轍羲軒龐恩熾澤旁魄布濩圓顛方趾之民濯沐神
化者無不抱信讓揭貞素籍禮義之衽席服中正之冠
履時則羣公庶尹濟濟鱗列騰聲發采作世玉雪譬若
以伯夷爲太傅曾參爲司徒公儀休爲御史孟公綽爲
尚書原思爲博士於陵仲子爲大夫鮑焦給事於黃門
黔婁待詔於公車邈哉此非常之際亘億齡之所無繇
是遐陬裔壤嵬岸之士莫不舒翹振華纓冠緹履喁喁于

于以觀羔幣之所抵雖以眇齋遭迤朝佔夕呻亦且睢
盱批揆羞沒齒而無聞也然而淹速有時顯默有宜故
甘生以童孺都上卿而太公白首乃爲萬乘師此理之
固然而物之不可必齊者也今吾子處盛時而談叔季
當羣居而言財利奈之何笑鳴玉曳履之舒徐而欲挾
織離駿裏以助其駛耶客乃憮然有間曰夫市井之言
不足以陳於先生之前固也敢問君子之將售其志者
亦潔名以爲高矜已以自熹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
也昔百里用秦鬻身五羊鞅介嬖豎厥開富疆毛生重
趙引錐脫囊孔舍魯而歷聘摯匿媵以要湯是皆韞不
世之闕略將圖霸而謀王誠懼夫厥志之弗究寧卑已
而違違夫以鯁生黥淺豪補縷拾退若失九牛之一毛
進若增太倉之一粒固宜量簣而容度綆而汲亦安敢
肩聖喆而駢立哉迺若樹不貪以爲名宋司城之寶也
弗枉尋以合汙鄒孟氏之道也斯吾徒之所知而百世
之師表也且予聞之時盈時虛天理之常迺仁迺義人
道之綱是以君子立不易方故曰勿行爾悔無患名不
大勿信爾欺無患祿不隨客獨不觀夫蘭滋九畹珠媚
重淵無脛以自致無古以自宣至其流光晶吐郁烈則
人亦莫得而棄捐也若夫卜生投間於乏興張季藉勢

於雄貨相如發軔於武騎次公奮跡於沈黎是亦非窶
人子之可幾獨共已竢命而奚疑

策問

上都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天下事可言者多矣未易以遽數也姑舉其一二言
之可乎人才有短長而惟限於資格民力有高下而同
困於征徭儒術非不尊而未能崇雅黜浮吏治非不嚴
而未能發姦擿伏因循積久莫知所以爲變通之方識
時務之俊傑詎可默默而已乎願攜所蘊以俟爲政者
擇而行焉毋徒爲甚高論也

國學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學者將以行之也所學何道歟所行何事歟絃歌之
化本於四科之文學後世專門名家猶有以儒術飾吏
者以經義決事者夫何古道湮墜士習日偷羣居則覘
思空言而指簿書錢穀爲細務從政則苟道吏議而視
仁義禮樂爲虛文不幾於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
歟二三子蒙被樂育以幼學爲壯行之地可無所熟講
而素定歟孔門遠矣西漢之士有不可企而及者歟願
試陳之無以讓爲也

問欽惟天朝建國學爲育材之地二三子以公卿貴胄

而齒於諸生其相與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若夫五射六御干戈羽籥凡古所用以爲教者皆未嘗以接於心目豈不曰彼所習者器之末此所講者道之本歟是宜成材就實有卓乎其特異者乃或不能無媿於古何歟先儒之論學蓋曰不可厭末而求本古人爲教之具亦有可用於今者否歟願推求其遺法將以復于上而與二三子講習焉毋徒以空言爲也

問國家之患盜自古而然矣方今朝廷清明天下無事而民間推埋搏掩之習猶有存者以爲養之未至窮而無賴歟教之未盡愚而無識歟則農桑學校之政嘗舉矣以爲郡縣之治有未善苦吏急而致然歟則守令之選又未嘗不精也願推言夫不能使民不爲盜者其失安在弭之之方宜何如毋諉曰此有司者之事非諸生所知也

問進賢退不肖古之道也國家設官分職以理庶務而俾持風紀者司其黜陟夫何州縣間絀於吏議者往往而是登于版牘者曾不多見歟有虞氏所舉十有六人所去四人而已由是推之三載之所黜陟槩可知矣豈今不古若賢者寡而不肖者衆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可厚誣天下無君子歟願試陳之以祛所惑

焉

問君子小人如陰陽之相反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稽之前古雖治世未嘗無小人果可盡去乎夫所以處之者必有其道矣聖人推陰陽之消長以爲處小人之法或尚剛決或貴於不惡而嚴何其不同乎方今明良相逢君子道長時之所以爲泰也欲保其泰有急於處小人者乎聖人所謂剛決與不惡而嚴者今宜何先二者以對

問養士將以致用也養之於未用之前者有教法焉用之既養之後者有選法焉爲法雖不同而首尾相資有不可偏任者夫言今也拘心法守莫能相通漢之徒三千不盡登於銓曹唐之吏八百不皆出於學館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選法在今爲甚密教法視古則已疏法制之疏密既殊事任之重輕不得不異此勢之所必至歟是果出於立法之初意否歟品調消息之使無彼此輕重之偏亦有道歟此區區之所欲聞也

問古之爲國者必務訓農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方今朝廷重臣既專領司農之官郡縣長吏又兼任勸農之職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人多游心談者率以爲田不井則背本而趨末者衆是固然矣夫井地之法既未

易卒復若何而能使守本業者有以盡其力遂末作者有以易其心幸試陳之

問古之爲治者必正習俗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所尚不同故其爲俗亦異董生謂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漢人所習尚者果周之文否歟方今之俗以爲文耶則士多因陋而就寡以爲質耶則民多澆淳而散樸以爲忠耶則爲吏者又徃徃舞智以御人所尚果安在歟欲救其弊宜何先歟諸君子他日獲備官使出而任承流宣化之責於當代所宜損益者可無夙講歟試言其略問除盜秣荒非無良法然莫思患而豫防之乃今聖仁

在上威行惠孚蟻聚之衆固已肅清菜色之民殆將甦息及是時也儆戒無虞蓄積備具有不可不素講者二三子儻有志焉於從政乎何有請試陳之以俟有司之采

問昔者孔門弟子之問答言必以實聽其言而其志之所趨學之所造可知也去聖日遠後生小子類以空言相高端木氏之所不得聞者若已有聞漆雕氏之所未能信者若已可信雷同勦說併爲一談雖有知言之君子亦莫能察其所志之遠近所學之淺深也惟自知之明者其爲言也實二三子宜審於自知矣幸因答問少

據其素蘊以見夫所志所學之實何如也

問爲國者皆欲吏之廉不知所以致其廉皆患吏之貪而不知所以去其貪談者謂祿秩厚則廉者有所勸禁令嚴則貪者有所懲是固然矣今之祿秩非不厚而廉吏不爲之多禁令非不嚴而貪吏不爲之少其理安在乎問聖賢之論治未嘗不取法於古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告以四代之禮樂滕文公問爲國而孟子告以三代之井田學校何所取之不同歟由施設次第言之必養之以井田教之以學校而後禮樂可興也其法果可偏廢歟孔子所言布在方冊顏淵無其位而不得行滕文公有其志而不能行後世雖或行之而求盡也今亦有當講者歟尚畢其說

問民貧則國無獨富民富則國無獨貧此理勢之必然而無可疑者今天下之民以爲貧耶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者亦或有之以爲富耶裋褐不完含菽飲水而不免於飢寒者蓋已多矣國家之調度將一切取贍於富家固不能無朘削之患欲使均無貧而皆有以待公上之須又慮夫兼并之弊終未易除然則爲國計者如之何其可也

問蓋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之君子

知學道者誠有之矣小人而能學道者物不多見也伊
欲以斯道覺斯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則為君
子者不得不任其責請試言之以觀二三子之自任者
何如也

問為法必有先後之序知所先後則舉而措之斯易耳
蓋昔之言治者曰明黜陟也抑僥倖也精貢舉也擇官
長也均公田也厚農桑也修武備也減徭役也覃恩信
也重命令也此十事者孰於今為急而在所當先孰於
今為緩而在所當後二三子習為明體達用之學必嘗
究心乎此矣請條陳之

問昔安定先生之教學者有經義齋有治事齋治事者
入治一事又兼一事故其出而仕多適於世用若老於
更事者由講習有素也夫窮經而不能致用則經為空
言矣作事而不師千古訓則其為事亦苟焉而已矣是
果可岐而二之歟然以其成效觀之則又如彼何歟諸
君子朝斯夕斯所談者無非經義也所治果何事歟幸
試以素所講習者言之毋讓

問錢出於古而交會創於近代然所謂交會者必以錢
為之本蓋合券所以取錢非以彼易此使之捨實錢而
守虛券也方今鈔法獨行而錢遂積於無用之地立法

之物固有因有革及其既久亦宜有變通之道焉請試
言之以待執事者之財擇

問禹湯文武其道一也而有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
異建何歟至若夫子又有行夏從周之說其去取之旨
可得而聞歟記禮者有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由
是言之有虞氏亦有所尚歟殷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
殷已尚文歟三代而下以迄于今所用固夏時也今之
爲文果皆周之文否歟時務蓋莫有大於此者不可以
不講也幸究其說

國學漢人策問

問選舉之法其來尚矣說者率以爲古之取士以實不
以文後世反是故其人才不古若也稽之經史則有虞
氏之敷納以言近於文成周之賓興以六德六行近於
實謂有虞氏之法不及成周可乎若漢之以孝廉察於
有司者即古之所謂德行唐之以直言極諫對於天子
之廷者即古之所謂言也然以唐人詞章之習較之西漢
之儒術東漢之名節固自不侔夫豈文勝其實誠如談
者所云雖有虞氏之遺法亦不能無弊乎此皆有司所
甚惑也幸相與推言其故

問漢儒言灾異者焦延壽京房以易夏侯勝劉向歆父

子以洪範五行故延壽作易林而向作洪範五行傳論
至班固始述歆言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
相爲表裏蓋二者莫可偏廢也曷爲而古書獨五行有
志乎近世學士大夫皆以易言吉凶而不復以洪範言
休咎豈非欲矯其偏乎漢儒之牽合拘泥誠若未足盡
信固所序次禍福徵應之實果可廢乎然考之周官則
太卜所掌三易之外無所謂洪範五行者豈古之陰陽
占驗一以易爲斷而洪範不預乎箕子之言安所用漢
儒之言何所本乎易洪範並列于六藝五行災異之學
豈但小道可觀而已乎亦有能通其說者乎請聞其略

問爲學必求師而取友師之尊未若友之親也樊遲問
仁與知夫子既告之矣退復質諸子夏始喻夫子告之
之意當時學者既問於師又辨諸友其務實如此非後
進所宜取法歟二三子群居終日求於師者爲甚詳而
取於友者則已略是固知師之可尊矣亦知友之當親
歟在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釋之者曰兌爲說朋
友講習說之大者也知講習之爲說則知友之當親矣
其相滋相益豈淺淺歟願以古者須友而成之義相與
茂明之母荀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問成周鄉飲酒之禮歷漢唐猶存漢唐行於郡邑而西

晉行於辟雍今願以非著令所及莫之敢舉惟偏州下
邑守令之有志於古者乃或講行之固未必能盡合於
舊典也蓋古之鄉飲酒或以蜡祭或以習射或飲國中
之賢者唐惟三歲賓興略用其儀今又廢矣升歌笙入
間歌各三終皆以小雅合樂三終則周南召兩漢惟鹿
鳴騶虞僅傳其聲今亦亡矣然則古禮之存者幾希伊
欲蒐輯遺文以諗于朝而肄習于庠序之間諸君子倘
有意焉幸相與商訂之

問漢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蕭望之非之而宣帝不聽常
平法既行民果以爲便後世因之莫敢廢也夫以望之
論議有餘材任宰相豈迂闊於事情而不知變通者歟
若壽昌者徒以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何以使法施於人
如是之久歟近代常平義倉領以專使逮至我朝乃有
義倉而無常平頃嘗有以復常平爲請者事下有司將
行而輒止或者壽昌之遺法至是不能無弊而望之之
言爲不謬歟徵古驗今以究其得失而折衷之有司之
所願聞也

問班固志地理條其風俗最爲詳悉按禹貢周官職方
氏辨九州山川土地所宜皆未始及乎風俗而十三國
風之變獨見於詩說者謂盛治之世天下大同故無風

俗之可言國異政家殊俗而風聲氣習隨之故不得不
論其風俗作史者兼而取之所以備著古今之本末云
爾然以其時攷之禹有反道敗德之苗民周有怙侈滅
義之殷士則於其同之中有未盡同也曹之失奢魏之
失褊鄭衛之失淫而唐有堯之遺風則於其變之中有
未盡變也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而蜀之文章冠天
下韓延壽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而潁川之教化天行
則風有時而移俗有時而易似未可專以地分爲斷也
夫語時務者莫大於移風易俗而於經史之指若有未
喻幸有以祛所惑焉

尚論昔之言治者必推賈誼董仲舒而劉向稱仲舒
雖伊呂無以加誼雖伊管未能遠過則是誼仲舒皆伊
尹之流也然而一則曰伊呂一則曰伊管豈仲舒所言
純乎王道誼所言雜出於霸道歟向子歆不以向之孺
仲舒者爲然而於誼無所貶誼果非仲舒所及歟至歆
叙七略誼仲舒又何以與伊尹太公管子並列於諸子
歟若夫治安之策天人之對乃班固所謂切於當世之
事而二三子所夙講以待問者也請據其言之無忤於
古人可施於今日者條陳之

問職田之制其來尚矣而今也謂之養廉職田職田而

以養廉爲名則是吏之廉否特視夫所養何如耳然以田之在官者有限有田則給焉無田則弗給也不幾於穀祿不平乎若夫人品之不齊又未易以槩論廉者固不待養而有養者未必皆能廉也豈非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乎伊欲使上之所養也均下之自養也厚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乎

聞言參避正堂舍蓋公而齊國安集周亞夫得劇孟若一敵國而知吳楚無能爲班固於本傳備著之者以其有關於治亂成敗云爾至爲司馬遷傳贊乃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其旨安在乎固又謂道

或若流清虐以自持卑弱以自守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布衣游俠之倫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純異之姿其稱之如此豈猶有取於遷之遺意乎方今治教休明風俗醇美爲士者既不屑道虛無之言爲民者又莫敢以豪傑自任諸君子亦嘗覽古今習尚之變而考前史論議之同異得失乎願聞其說

問古者士有常業官有常守故其爲事專而成效易見也夫何後世之用人惟以歲月序遷而不復審其能否至於官數易其守而士數易其業以儒名家者不得專意於稽古禮文以吏爲師者不得專力於簿書期會自

非以數術方技執藝事爲世守鮮有久於其職業者授以不素習之事而欲委任責成焉亦難矣豈當世之士皆有非常之材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抑爲士者徒知計官資之崇卑而未能如數術方技執藝事者之安其所守歟不然則古者任人之道不可行於後世歟必有其說

問談者謂秦尚申韓故其治刻薄而少恩晉尚莊列故其俗浮華而無實其說是也我國家尊尚儒術褒孔子之道以昭示乎四方搢紳先生言必以孔子詩書執禮而非敢爲申韓法家之言也教必以孔子之文行忠信而非敢爲莊列道家之教也是宜刻薄之風浮華之習爲之丕變乃猶有一二之或存而未盡去者何百家邪說入人之深而儒者之効顧若是緩歟夫豈爲士者溺於口耳之末而昧於當世之所尚歟不然則承流化宣者未能諭上旨歟願聞所以轉移而興起之者其道何由也

問昔之大儒蓋有以習文法吏事見稱於史氏者然則文法吏事亦君子之所宜知也安可忽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惟夫使之無訟而後可以省刑是誠難能也苟非有以得其

情鮮或不失有罪者豈易然乎律學之廢已久理官所
掌固非諸生所得與聞乃若先王立法之意考諸載籍
猶可見也二三子姑以所知者究其本末而極言之可
乎

問自古有國者不能去刑必設官以主之虞之九官明
刑者有士焉而折民惟刑者秩宗之官也周之六官掌
刑者有司寇焉而以鄉入刑糾萬民者司徒之官也既
有刑官而又以它官分任其職何歟豈其為事固有不
同歟今之刑曹即古之士與司寇也禮官無所謂折民
之刑而教官無所謂糾民之刑職任可謂專而不分矣

夫職任專則事易治何古之人慮不及此歟二三子姑
為之解

問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無地而無學
亦無時而不學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則
凡天子之命所未及者不得有學矣將輟而弗教歟
乘之國為鄉術與二十五家之間者有幾而建學立師
悉聽命於天子為法何若是之煩歟小學在公宮南之
左大學在郊此諸侯之國學也豈當時國學須天子之
命乃立鄉學之設不待稟命歟夫學校之政亦時務之
大者也考經傳之遺文以祛所惑敢俟來對

問古之造士必以四術而莫尚於樂有虞胄子之教典
樂專焉成周國子之教司樂總焉考其名官而所重可
知也豈不以樂者學之所以成終歟漢唐去古日遠詩
書禮之文雖僅存而樂之缺有間矣然猶有以樂立於
學官者有請以樂教諸生者其為樂果皆出於古歟我
朝沿襲近制雅樂之設于成均者惟釋奠乃有合樂而未
始用以為教也其為樂果不通於今歟孔子適齊以童
子視端行直而知韶樂之作樂之善人心其效如此而
可希闊弗講歟伊欲如帝王盛時俾為士者無不成於
樂亦有其道歟二三子旂于庠序之間蹈德詠仁不為

以禮具陳古樂之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有司得以詳
擇焉

問若昔三代之士論于鄉者必升于學然後官爵加焉
其取之也詳故其為材也備漢之四科不皆養於學校
唐之六館不皆擇於鄉閭至宋之方州舍法遂判焉兩
途而亦足以得人何歟洪惟國朝自至元間建首善之
地于京師以風四方逮延祐初乃以科目取士著于令
如種之穫適適其時三歲登賢能之書于天府僅百人
以博士弟子而預其列恒不若偕計吏者之衆豈取之
有未盡歟抑教之有未至歟或者闕閱貴游恥與寒畯

爭長歟伊欵考古之制自鄉而學自學而官爵之其可行於今否歟後世之法亦有可參用者歟幸試陳之毋隱

問國朝之制策士必以經史特務特務誠未易知經出于聖人亦不容擬議也姑以史事言之左氏之所傳太史公之所紀立法何不同歟班固荀悅范曄袁宏陳壽之流互有祖述孰爲得失歟歐陽子唐書法太史公者也司馬公通鑑法左氏者也而皆不能免先儒之譏是蓋有其說矣然綱目之作或因其舊或革而正之其是非去取可得而聞歟方今六館之士奮自儒科而居編

摩編撰之列者踵武相接也二三子於昔人之是非得失安可無夙講而爲之折衷歟願試陳之以觀所學問古之爲國者四曰井田曰封建曰學校曰內刑其存於今者學校而已夫阡陌之已開者不可復矣何以使民無甚貧而遂其生歟郡縣之已置者不可變矣何以使吏無數易而成其治乎蠶令已定則法之輕者不可加重矣何以使人無易犯而不陷於罪戾乎若夫學校雖以著令僅存而知仁聖義忠和之教不及於萬民直溫寬栗剛簡之教不行於胄子何以使之成其材就其實乎先生之遺制廢而莫之舉者既如彼存於今者又

如此其弛張損益亦有可議者乎二三子游於庠序之間而務爲有用之學得無夙講於此乎其酌古今之宜以對毋以勦說爲也

問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俗風聲既立氣習繫焉東漢尚清議而名節日以崇西晉好清談而禮法日以替得非好尚之殊遂以成俗歟然夷攷其人無所回撓戮力王室者清議激之也而亦有遜辭恭色取媚於時者焉清議果安在歟任放爲達廢弛職業者清談啓之也而亦有檢攝衆事未嘗少閑者焉清談何嘗爲之累歟豈士君子之制行有不隨風聲氣習轉移者歟稽前言往行之得失以自鑒而防其好尚之偏不亦學者之切務歟幸試陳之以觀所趨嚮者安在

江西鄉試漢人策問

問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官冬官

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於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也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爲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說

江浙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先儒以經義治道分齋教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則水利亦儒者之所當知也古所謂水利曰河渠曰溝洫溝洫施於田間故其效易見河渠限於地勢故其功難成方今言東南之水利莫大於吳松江視古之河渠與溝洫其爲力孰難而孰易其爲利孰少而孰多諸君身習爲先儒之學必夙講而深知之矣幸試陳之以裨有司之餘議

江浙鄉試南人策問

問事有不本於古而可施於今者君子所不廢也然亦安可徒守故常而不究其始終乎漢之取民者有更繇有筭賦而除天下田租之令時出焉唐之兩稅與之孰輕孰重而迄今以爲定制乎漢之任人者有察廉有課最而舉可爲將相之詔間見焉唐之循資與之孰得孰失而迄今以爲定格乎其果皆無弊乎推本而言則取

民莫善於井田任人莫重於封建自秦開阡陌置郡縣千載之下迄今遵爲成憲者大抵皆秦之舊也何以能使其法施於人久而不變乎漢之限民名田唐之襲封刺史非盡泥於古也亦莫有堅持其說而卒行之者豈特殊事異通於古者或戾於今而上下之所便安者無古今之間乎民苦於兼并而無以樂其生吏病於數易而不得善其治又非可謂便安之也其弛張損益猶有當議者乎它如交鈔引鹽近倣於宋以立法者又未可遽數也請姑以其大者考歷代之沿革原其姑妄其終而折衷之庸俟上之人采擇焉毋苟謂此儒者之常言

兩雷同勦說以對

策題

會試漢人南人策題

問孔子告門人以既庶加富既富加教牧民而事具則王道成矣其設施之略可得而知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保息本俗所以富之者有九職土會上宜土均荒政職事所以教之者有八統十二教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其經制之詳可得而聞歟孟子之語時君無非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推而行之果可通於今歟漢唐盛時亦云庶且富矣君子或以爲其教無聞焉

或以為未知所以教也伊欲盡三事之責若何而可以去漢唐之陋若何而可以比成周之隆抑有其道歟其酌古今之宜而折衷之以對

雜著

賈論

曷嘗觀於賈區乎吳之鹽蜀之布會稽之美箭代之名馬至於漆臬卮茜筋膠藥物之衆無不叢聚區別而貝璣丹銀重淵邃谷恠珍之產又皆篝火腰組冒百死之禍乃能奪而出諸虎豹蛟鼉之宅亦且畢致而錯陳焉彼其役傭工費舟車遑遑顛顛心計目察筭者閑者在

營營者匱而藏者辨之患弗良聚之患弗豐且辨而良則售益博聚而豐則獲益厚其貨誠千金也人且以千金至矣求其張虛肆負枵橐自廁其間而能以操竒贏者無有也於是日昃鼓起囊金適市者莫不鱗集蟻合辨物以真賈焉方囂譁烟塹之中一旦有委千金於販夫販婦而未嘗少見德色者誠將交致其利而向之千金非以施愛云爾也仁義忠信士之大寶而爵祿車服國家之千金矣夫其為寶也非必燭幽緹深涉死地而後能有也彼飾虛懷枵號呼以望售者何憧憧耶儻人之直而能無德色者又幾人耶嗚呼市井之事學士大

夫所共賤鄙而羞以汚齒牙也今之稱乎大人君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

讀賈生傳

屈原死後百有餘年而漢有賈生賈生以適去過湘水乃投書以弔屈原太史公蓋合二子以爲傳夫亦徒見生之爲文愁痛無聊發憤壹鬱不殊公原而未極其趣者也夫懷王受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不用身陷國蹙爲天下笑頃襄親值其亂而曾不悟反怨屈原楚亦尋滅彼屈原者誠悼夫存君興國之志終無所伸而爲是發憤無聊也生之在漢非有肺附之親歷試之

又顧於卒然遇主之頃欲盡去其舊而惟已之所欲一不見用則遂自附於原而待其君以亡國之主誠何理耶夫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事至不輕也大臣不聞議士不與而遽自草具其儀法可不可哉絳灌之屬皆先帝舊臣苟遠嫌而不言則誰當言者且此三四公位爲將相爵爲通侯權寵之盛豈復有過於此亦何忌而不容一新進之賈生耶然則謂生以讒去而遂以配於屈原者甚不然也夫生之始欲改定制度也將無以天下爲既和洽與至其論厝火積薪之勢顧在乎數年之後凡其言之可行而必效者大抵皆南

遷之餘也吾意生以憂患怵迫習於世故未必不悔其
前言之易而尚肯充人之短已哉然則今之疾視絳灌
之屬而比之上官子蘭者又非必生之志也周人之詩
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絳灌之屬安足以知此徒使
如賈生者不得盡其材及以年少初學而見斥遠則其
蒙蔽賢之譏非不幸哉

陸君實傳後叙

僕為此叙時固已不敢悉以客語為信及來京師將取正於太史氏

而新史所紀二王事乃與皇朝經世大典自有不盡合者史既成而鄧氏光薦家始以其填海錄等書上進又不能無所見所聞之異辭謹據其一二附注于舊文之下以訂其訛外補其闕逸

陸公秀夫之死楚人龔先生開既為立傳且曰君實死

事得之里人尹應許尹得之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

郎來莘而君實在海上乃有手書日記日記載鄧禮部

光薦家數從鄧取之不得故傳所登載殊弗能詳至公

之官位為丞相為樞密使亦且貳其傳而莫能定因字

稱之曰君實而不爵蓋闕疑也僕往在金陵客有來自

番禺者頗能道崖山事云宋益王之踐帝位也不踰年

而改稱景炎歲丙子五月乙未朔宋丞相陳宜中等立

為福安府新史所書無非其實而大明年南遷化之

洲景炎改元之十一月御舟入海自泉而潮十二月次

六月次古壘九月次淺灣十二月駐秀山一名武山一名

虎頭山入海至井澳一名仙女澳風大作舟敗幾溺復

入海至七洲洋欲往占城不果遂駐碇洲鎮碇洲又明
訖立海中當南北道隸化州見新史及填海錄

年四月戊辰殂於舟中自井澳遇風驚悸成疾以至太

海錄以越三日庚午衛王襲位是日黃龍見海上羣臣

皆賀乃升其地為翔龍縣庚午龍見海中書於新史而

畢還宮御輦所向有龍擎空而上身首角目俱全登壇禮

宮雲陰不見非見於海中也翔龍縣填海錄以為祥龍

又以為拜張世傑少傅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

殿前都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進

官有差景炎新造之初世傑為檢校少傅兩鎮節度使

保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兼諸路經制鎮撫大使廣

東西策應大使秀夫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累遷權

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尋謫潮州明年七月劉義能經制

等使免兼殿司十月秀夫還行朝除同簽書樞密院事

化犬牙處乃稍北徙廣州之境五月寓梓宮於香山縣

尋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以宰相為山陵使事

畢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上廟號以四月辛巳梓

福陵殯官復土以九月壬午朔皆非五月亦非先寓於

香山先是宜中辭相位而以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御

舟次碇洲衆舟皆來會惟宜中自南蕃洋轉拖往古城

累召竟不至山陵使乃觀文殿學士曾淵子非宜中也

見填海錄而六月世傑等遂奉御舟抵崖山崖山者在
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竒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朝
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鎮戍世傑以為此天險可扼以

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六月己未御州發峒州乙亥至

庚辰升廣州為祥興府見填海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

能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舟延燒眾舟幾盡

劉義追宜中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己巳夜復有星大如

正眾小星千百隨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隆

如雷蓋天狗云己巳星墜海中書於新史而填海錄以

如箕中爆裂為五既墮地殷如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

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弘範以舟師由海道出漳潮江

西行省參知政事李恒以步騎出梅嶺弘範拜蒙古漢

副元帥大典所書可考而恒廟碑謂恒明年正月己酉

改年祥興行元會禮丁巳登海舟世傑就崖山

至崖山庚午恒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茹

乾糗餘十日渴甚則下掬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

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海錄新史不書二月戊寅朔世

傑部將陳寶降陳寶以二月戊寅朔降見新史而填海

統制陳寶與撥發張達忿爭而降又書統制陳忠與撥

癸未大戰恒南向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來攻之恒

早朝退改其北至午潮上弘範攻其南見新史恒廟碑

自朝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雨暴作昏霧四塞宋師

部伍大亂秀夫朝服抱宋主赴水死世傑命小舟取幼

世傑舟或不免或反為人所賣後宮及百吏士從死者

以萬數國秀等文武班行之降者猶百餘人是歲實至

元之十六年也國秀官承宣使見大典其父貴以復州

指揮使松江招撫使時貴已死填海錄所載世傑知大

事已去乃挾鬪艦十八潰圍奔南恩州五月庚戌遠至

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焉餘衆盡沒自是嶺海間無復

宋軍幟旗矣世傑劉義等三十餘艘斬纜乘朝而遁世

至山東散濱稍集謀入廣擇宗室子立之六月庚辰颶

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慮為人所圖即登拖樓

露香以祝風濤愈其隨水溺死諸將焚其尸函骨葬

君里赤坎村劉義出海錄其事往往傳所不書竊嘗有

志論錄附傳而行以備本事然恨其不能記陸公終何

官秀夫終於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見填海錄

為左丞相而大共於秀夫之死第稱之曰端明殿學士

盡丞相文天祥家傳謂秀夫以樞密兼宰相者言其以

簽樞行相事耳恒朝碑又慮所談三十年前事道里時

日不容無小失謬故久未敢稱述後遊宣城有蘇寶章

者縣小吏也僕邂逅見之戲謂曰前朝貼職乃有寶章

誰以是字汝縣吏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翕一人曰是

人乃蘇劉義之子以恩補官嘗直寶章閣人習呼之而

莫能變非字也劉義次子景由直僕為之矍然起將以

寶章閣見填海錄

向所記客語質之其人故爲不聞者徑去僕嗟惋久之
因念曰祀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久矣它何譏焉姑叙客
語傳末庶幾傳疑之義云爾至大二年春三月東陽布
衣黃潛謹叙

說水贈蔣春卿

陽羨蔣君春卿嗣主安定教事於吳興以秩滿去友生
金華黃潛送之苕溪之陽酌之水而與之言曰君知水
之爲物乎嵌巖壘空一掬之多遺針墮芥可指而取非
不冷然冰骨雪齒也無搖焉無溷焉斯可耳及其去而
爲滯爲礪也驀山跨谷歷百折而弗頽不既壯歟然而
迫於風則驚扼於石則怒矣若夫醜爲三江鍾爲七澤
茫洋演溢涵烟霏而滔日星者漫不知其幾百里泊乎
其休汨乎其不可留沈沈乎黃龍之所宮穹龜鉅魚之
所家鰕蛤生焉而不以爲隘也來牛去馬飲焉而不以
爲耗也鳧鷗出沒焉而不以爲褻也蛟虻投焉而不以
爲汚且辱也神妖物怪居焉游焉而不以爲異也下漚
萬泡交起互滅瀆混爾滓滴爾洩之莫能害其蓄撓之
莫能亂其澄潛淵之珍參錯朗耀而荒查醜石屑瑣附
麗之物亦無所不容也嗟乎水一而已其量之相遠頓
如此非夫所處者異勢耶今君之去山谷也久矣接天

潢度瀛海且有日盍亦拓七澤以爲襟舒三江以爲帶
而無以是冰雪者沾沾自喜哉雖然水行天地間其適
也愈遠則其趨也愈下孔子蓋稱智者樂水夫不激不
流非智者不足以與此君非智者歟持涓滴以相波瀾
祇強顏耳離歌既闋風颿遽張因次第其語書以識別
勸農文

諸暨州勸農文

古之有民社者未嘗不以農事爲先拊循勸率具有其
法我朝參稽故典郡邑守令悉以勸農入銜事莫重焉
比以受任之初延登耆年詢以風土咸謂是州地產素
豐穀之襟山帶湖旱澇相半仍歲凶歉民多阻飢夫不
知盡在其人而一切聽其在天不可也昔魏文侯使
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方百里之地爲田六百畝理田
勤則歲增粟百八十萬石不勤則歲減粟百八十萬石
勤與否之利害相遠如此然則欲盡地力者亦在乎盡
人力而已誠能率而子弟竭其四肢之力以從事於南
畝將見富歲之入弗減益增蓄積既多縱有旱澇可無
乏食之慮矧今聖仁在上茂育羣品至和之應必有豐
年乃若獎厲而成就之固長民者之責也茲以東作方
興率遵故常躬秉耒耜爲爾農勸其尚勉之母苟以爲

具文而藐藐其聽也

樂章

三皇廟樂章

降神

黃鍾宮 三成

之曲 九變

於皇三聖神化無方繼天立極垂憲百王聿崇明祀率由舊章靈兮來下休有烈光

降神

大呂角 二成

之曲

帝德在人日用不知神之在天矧可度思辰良日吉歲事有儀感以至誠尚右享之

降神

太簇徵 二成

之曲

大道之行肇自古先功烈所加何千萬年是尊是奉執事孔虔神哉沛兮冷風馭然

降神

應鍾羽 二成

之曲

雅奏告成神斯降格妥安有位清廟奕奕騰響潛通豐融烜赫我其承之百世無斁

初獻盥洗

姑洗宮

之曲

靈旂戾止式燕以寧吉蠲致享惟寅惟清挹彼注茲沃盥而升有

孚顒若文于神明

初獻升殿

南呂宮

之曲

齊明盛服恪恭命祀洋洋在上匪遠具邇左右周旋陟降庭止式禮莫愆用介多祉

奠幣

南呂宮

之曲

駿奔在列品物咸備禮嚴載見式陳量幣惟茲篚實肅將忱意靈方安留成我熙事

捧俎

姑洗宮

之曲

我祀如何有牲在滌既全且潔為俎孔碩以將以享其儀不忒神其迪嘗純嘏是錫

初獻盥洗

與前同

初獻升殿

與前同

太皞宓犧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五德之首巍巍聖神八卦有作誕開我人物無能稱玄酒在樽歆監于茲惟德是親

炎帝神農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夫邦之利人賴以生鼓腹含哺帝力難名欲報之德黍稷非馨眷言顧之享于克誠

黃帝有熊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為木為裳法乾効坤三辰順序萬國來賓典祀有常多儀具陳純精罔達匪籍彌文

配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三聖儼臨孰侑其食惟爾有神同功合德丕擁靈休留
娛嘉席歷世昭配永永無極

初獻降殿 與前同

亞獻終獻

南呂宮

之曲

緩節安歌載升貳觴禮成三終申薦令芳凡百有職罔
敢怠違神具醉止欣欣樂康

徹豆

南呂宮

之曲

籩豆有踐殷薦亶時禮文既洽廢徹不遲慎終如始進
退無違神其祚我綏以繁釐

送神

黃鍾宮

之曲

何其明星煌煌靈逝弗留颯舉雲翔瞻望靡及德
音未忘庶回景眈發為禎祥

望隆

姑洗宮

之曲

工祝致告禮備樂終加牲兼幣訖糝愈恭精誠斯馨惠
澤無窮儲休錫羨萬福來崇

祭文

祭朱叔文山長文

嗚呼世其家者雖古或希豈光華之莫續碩習尚之易
非惟君之秉心也諒以直而制行也粹以夷若良玉之
不琢況可得而瑕疵是固出于天性或者有得乎家庭

之遺謂宜益大於先列遂襲紫而傳龜奈何乎步武之
初啓而遽尼於斯嗚呼哀哉晝夜之道天人之際蓋君
之所夙講齊死生於一指兮尚窮達乎奚疑君之自處
雖可以無憾吾黨所未能釋然者悼故家之遺俗方就
陋而趨卑曰賢者之有後幸百聞而一窺攀靈車於道
周望喬木以增歎踞陳辭而薦酒為有知乎無知嗚呼
哀哉

祭永康胡先生文

嗚呼先生古之豪英清風峻標孰可狀名弗崇為高顧
以文鳴其文斯何出史入經汲書魯簡武戒湯銘下逮

百氏石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包羅揆序弗猥弗
弁組蓄之厚故施之宏紛其百嘉鬯達滿盈蔽英歛華
根祗一貞以歸于極以集于成金春玉撞發其和平遠
彼贖聾勿使震驚獨抱厥器旅于天庭胡不廟郊薦之
醴醊乃弦乃歌乃佐武城人趨易良俗失悍獍稚耄熙
熙怙為父兄於穆昌辰文事聿興乃謝馬鞮乃專鑑衡
賤華貴實樹之風聲磬效所及驅飈走霆學徒嚮方俊
良用登藐此陋微亦累品評贊邑海壖遺則是徵擇士
藝闡緒言是承庶終惠我勉夫競競曷使中路奪其依
憑嗚呼先生為幽為明有煇斯文揭若日星重江複山

煙慘雲冥瞻言遠而泣涕雨零馳辭侑觴式昭哀誠
祝文

謁先聖

黍繇諸生蒙恩錫第洋洋聖道實佑啓茲覆載生成名
言罔既欽承睿旨展謁告虔聖神臨之敢負夙學

諸暨州謁廟祝文

先聖

昔者夫子之論政蓋曰子欲善而民善矣潛黍繇諸生
與聞有政請事斯語以對越夫子在天之靈

三皇

維三聖人爲郡邑之通祀厥有著令潛祇事云初肇以
禮見遵舊典也

城隍

潛被命佐州與有民社祇役告虔式遵故常治人事神
敢不夙夜維爾有神尚鑒臨之

國學遷設先師配位祝文

釋奠上丁國之通祀四賢並侑厥有舊章穆卜靈辰具
嚴廟像奉遷改作伏慮震驚庀事云初敢修虔告

大成殿修造祝文二首

禮殿有嚴妥靈茲久旅楹故敝惟新是圖飭材庀工諏

辰興作廟庭清謚伏懼驚誼菲薦陳誠尚祈昭鑒
魏魏聖師廟祀維舊增新崇構有覺其楹既固既完式
芘俎豆吉蠲薦告冀茲妥安神之格思永世無斃

謁胡侍郎墓祝文

維至正二年二月壬寅朔越二十有二日癸亥具位姓
某等敢昭告于故宋兵部侍郎胡公之神維神生爲名
臣沒有廟祀維桑與梓是庇是依歸焉茲丘高山仰止
展謁之禮大懼弗時爰考舊規祇薦俎豆有引弗替神
其鑒之

先大夫封贈祝文

維至元二年歲次壬午五月辛未朔二十七日丁酉奉
子奉政大夫江淞等處儒學提舉潛敢昭告于先考祕
丞府君潛蒙頤教育孺有祿位疏恩分土已表生榮進
秩升朝載揚卹典伏奉至正元年十月制書贈奉政大
夫祕書監丞驍騎尉追封義烏縣子慶澤所被下逮一
門祇念厥由不任感慕而潛繫於職守不得躬展彝儀
謹遣弟溥淇詣墓次以告謹告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正月庚辰朔三日壬午孝子中
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潛敢昭告于先考太常郡伯府
君先妣郡君童氏潛忝有仕籍垂三十年幸免曠官克

承委祉陳情歸養而奄罹大故乞身得謝而獲被加恩
伏奉至正五年三月制書先考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
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妣追封江夏郡
君今雖無燎黃之法而禮有可以義起莫之敢廢是用
祇薦于墓下音容如在命數維新瞻望松楸不勝感咽
謹告

大廟時享祝文二首

青陽屆候雨露既濡求言孝思有懷先烈吉蠲致享來
燕來寧錫羨降康益綿寶緒

太宮奕奕列聖端臨歲祀有常夏享以禴禮文告具昭

表
表

翰林國史院賀正旦表

一氣共鈞肇協始和之序九天黃道肆陳元會之儀寰
宇均懽臣鄰胥慶欽惟 陛下堯神廣運湯德懋昭月
竊天池揚風霆之號令蘭臺石室煥雲漢之文章茂對
三陽誕膺百福臣等叨榮黿禁筮跡鵠班黼黻丹青莫
寫化工之妙梯航玉帛惟觀壽域之同

國子監賀正旦表二首

玄枵紀歲新曆象以更端太極受朝肅儀文而稱慶覆

臨所暨并蹈惟均欽惟 陛下駿惠先猷丕昭嗣服體
元建號道允協於重華備物隆名孝益嚴於長樂克承
天貺式迓春祺臣等忝職教庠參陪班序鴻鈞一氣難
名有造之仁眉壽萬年申衍無疆之作
七政旋杓回陽和於蒼陸一人當宁展朝會於彤庭凡
在生成實同慶賴欽惟 陛下宅心至正撫運重熙春
育海涵播仁聲於庶類風行雷動敷治象於多方候應
泰來祥開履吉臣等忝司六學獲旅千官瞻就日之清
光載逢昌且祝齊天之寶算未固不圖

國子監賀聖節表二首

虹流華渚肇開出震之祥龍見中星式應純乾之候三
宮均慶百辟騰懽欽惟 陛下祇適文謨丕隆舜孝雲
行雨施等天地以無爲日就月將與春秋而俱富欽時
五福賴及萬方臣等忝職儒黌欣逢瑞節播南薰之至
化鈞奏九成瞻北極之常尊嵩呼三祝
頒度明堂允協乘離之候紀祥甲觀肇臨載震之期喜
溢大庭歡騰同宇欽惟 陛下宅心淵粹凝命穆清長
樂承顏昭聖人之孝治金華勸講開天下之文明茂對
正陽益增神策臣等忝司教事欣覩朝儀律應薰絃並
奏九韶之舞香浮合殿同稱萬壽之觴

國子監賀冊太皇太后表

德爲聖人治有光於舜孝養以天下禮益謹於漢儀備物隆名熙朝盛典欽惟陛下誕膺駿命寅御丕圖黼座端臨念皇慈之保佑綸言播告極鴻號之尊崇事遠邁於古先慶旁流於中外臣等幸專教席獲旅廷紳傾向日之微忱遙瞻廣內祝齊天之睿筭永奉慈闈

國子監賀冊皇后表

顯冊誕敷肇正宮闈之號鴻圖增重益隆宗社之基慶輯邦家懽同華夏欽惟陛下道尊皇極治本人倫與日俱新剛健允符於乾德自天作合順承式表於坤儀

命出楓廷禮成椒掖臣濫司教事欣覩綏章關雎正始之風四方來賀既醉太平之福萬壽無疆

國子監賀太皇太后正旦表

獻歲發春肇正孟陬之序隆名備物載新長樂之儀嘉與外廷肅禰元會欽惟陛下道光內治德配先朝尊極宮闈誕舉推崇之禮慶流宗社彌章擁佑之功履茲端辰哀時多祉臣等忝司教育獲預班聯絳闕天開恭展三朝之拜滄池日永歡騰萬歲之呼

國子監上太皇太后賀冊皇后表

禮行當宁丕昭文定之祥尊極重闈茂衍徽音之嗣驩

騰禁掖喜浹寰區欽惟 殿下德備儉慈功參覆載承
先朝之付託克協孫謀建中壺之表儀式資婦順流輝
華於椒屋增鞏固於蘿圖臣等忝職上庠欣逢盛典二
南正始大義本於家人萬壽無疆介福歸於王母

中書省賀正旦表

歲臨析木藹瑞氣於神臯天近太微赫清光於黼座三
朝嘉會萬福來同中賀欽惟 皇帝陛下凝命上玄宅
心至正典學與春秋而俱富知人侔日月以並明震器
夙成俾橫經而就傳譙光下施加備物以展親惠綏群
黎函蒙慶澤臣某等忝司政柄獲領朝紳金鉉調元慕

聖猷之盛主庥稱壽願增寶曆之長

中書省賀聖節表

歲舍在庚應虹流之紀瑞月臨于巳瞻龍御之當陽緝
典載行輿情胥慶中賀欽惟 皇帝陛下居富盛之業
撫熙明之期地重青宮崇教事以端國本天開華閣陳
古訓以宣人文茂對嘉辰荐膺多祉臣某等忝居政府
肅領朝儀接武泰階莫贊無爲之化發祥神笑願綏有
永之年

牋

翰林國史院賀 皇后正旦牋

春回椒掖茂迎百福之祥天近楓宸均備三朝之禮懽
騰廣內喜溢羣工敬惟 殿下淑德純全徽音夙著中
饋黃裳之美恪謹柔儀上侔紫極之尊永綏吉履肇臨
穀旦並介蕃禧臣等忝職文詞獲倍班序代行宮壺願
新彤管之書慶衍家邦敬上玉卮之壽

國子監賀皇后受冊牋

嘉禮備成正柔儀於內壺隆名載舉乎大號於外廷治
首六宮歡形八表敬惟 殿下性全淑哲德並神明玉
冊金相茂輯彌文之盛輦衣綸翟光昭象服之崇稽合
舊章亶爲鉅典臣等叨居黻序獲綴朝班瞻北極之四

星輝開吉日祝南山之萬壽慶衍齊年

箋

中書省賀正旦箋

璣衡密運回玉律於青陽輦翟人儀應軒星於紫極慶
行中壺喜溢大廷中賀敬惟 皇后殿下德並神明功
參覆載體家人之正位肇立化基志卷耳之求賢助成
治道春生穀旦天錫蕃禧臣某等庇鱗宰司遙班元會
載新椒頌展盛禮於三朝永固蘿圖登齊年於萬壽

公文

代制東憲使請立耶律文正公書院公牒

竊謂人能弘道學必有師仰惟碩德之間生實繼先儒
之正統流風未遠世澤猶存不有專祠曷彰遺烈伏見
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謚文正耶
律公前代賢王之貴胄本朝上相之諸孫負深沈不器
之資懷耿介拔俗之志爰親師而取友用脩己而治人
粵若 世祖之時咸宗許氏之學克嗣其業允屬於公
卓居輦行之先式膺付託之重一貫忠恕之妙獨傳於
曾參三千弟子之徒同師於有若凡升堂而入室必蹈
矩而循規一從國學之建官三爲祭酒以設教

後學之楷模青青子衿觀時髦之傑出
東帛承天寵之製嘉逮請老而懸車復興歎於當宁特
馳乘傳加錫上躔高朗令終既疏封而告第華結一節
已定謚而易名孰知鄉國之舊居尚缺禮祠之精舍當
職久司風紀博采輿言謂後人苟獲瞻其儀刑雖異世
亦將知所觀感宜立書院而脩其祀事仍置山長以領
其生負庶幾人材之作興可備國家之任使誠非小補
是用申明

啓

謝鄉試主司徐照磨啓

三月十三日蒙恩賜同進士出身者祇命以還撫躬無措載循忝冒曾寅有寅緣竊以詩詠思皇侈成周之多士史稱間出彰大漢之異材垂照來今蔚為盛際然必卿書上獻乃登天府之名計吏與借方署太常之籍凡皆重乎其始進是故擇焉而愈精昔在熙朝率由茲道矧右文而興治若先烈以敷猷蒐曠典於三紀之餘徠羣英於千里之外彋彋東帛殆幾楚然而有聞于于纓冠孰其瞠若以自後棘連圍而並樹袍何白以太紛惟薦遠之定負實抑損於舊制加以文非故習蕩無渠度之可稽業有專攻競出管闕之餘見辨麗者或乖雅馴

之體獵幽眇者或昧精稜之原乃欲定去取於一日之間而使論安危於九重之上其所繫者大矣豈不難哉自非精鑒裁以持衡攬英雄而入彀妍蚩並照細大不遺則何以闢賢路之初程承天光之下燭肆時盛舉屬我宗工宜搜傑異之材佇副詳延之意如晉者器寶竊陋術業踈蕪造迹英躔猥玷譽髦之造晞光華旦謬充跖弛之求敢期小枝之曲迂亦借大方之品目忘其瑕垢不俟三獻而遽收出諸泥塗輒與十朋而前列辱采甄之及此顧庸謏其奚堪粵陪方物之陳荐入春官之考綸言俯被雍容衢室之詠積奏森羅煥爛上之

札蓋少俾於末議庶無負於殊知夫何鼓已至於再三
威實臨於咫尺履終條對靡中題評挾以先登徒愧大
宮之士存而勿去偶同矍圃之賓叨綴第以為榮省流
恩之有自茲蓋某官先生導揚德意底厲文風假華袞
之寵褒由垂薦藉致黻旒之過聽獲頌并容潛敢不勉
企前脩益圖後效鞭駑附驥豈十駕之難追磨鈍為銛
尚一割之可用上酬享遇次答隆私激烈情深鋪菜語
淺

賀周縣丞啓

策名昕陛其邑游壻榮命載行輿言有慶惟古有詳延
之禮肆時多間出之材於皇昌辰聿新曠典文場初啓
穎露優渥之恩英毅重張果極俊髦之選科目見謂得
士州縣豈徒勞入蓋將任以事功必先養其譽望某官
卓乎懿行克矣令儀獨抱遺經詞章因為餘技究觀當
世設施匪事空言粵策雋於鄉闈逮旅陳於方物褒然
高舉籍甚能稱可緣再鼓而少衰仍與十朋而前列用
膺妙東式副旁求日昃彤庭既親承於大對天臨黼座
宜密近於清光侈是際逢胡然引却姑一登於選部不
再轉而為丞庶出緒餘稍甦疲瘵佇聽疇庸之美亟觀
圖任之新某猥以陳人覲茲盛事雲霄直上詎為儒者

之榮膏澤下流上慰斯人之望聊摠悃悃少助忻愉

通李州判啓

晉登上第臨佐偏州偶緣臭味之同遂託雲仍之雅輒
憑書間庸候車音共惟某官流慶仙源飛英學海故家
舊物陋祀宋之莫徵大冊高文卑臯董之所對科目之
士於斯為盛州縣之職夫豈徒然竚展材猷力裨治化
風行草偃里無珥筆之民川泳雲飛空有彈冠之客載
新觀聽允賴作成屬當視籀之期敢後典籤之詞某衰
遲漫迹惕息素餐忝冒謂何久刻於揚批瞻承伊邇
幸毋爽於及底拱俟晤言悉摠下悃

書

上憲使書

某烏傷之鄙人也郡縣不見菲薄猥以克貢由是昧昧
於一來庶幾求伸其所欲為重惟呈身識面昔人所恥
輒不敢踵門納謁以速請讓庸藉不腆之辭致其區區
於下執伏惟少垂察焉某聞國之所與立者曰人才人
才之所由興者曰風俗而風俗之所恃以不墜者曰大
人君子古者士之仕也上有求下之制下無求上之法
故夫學脩于家行孚于人者其鄉之老之大夫若列國
之諸侯且以禮而賓送之漢非古矣然而州郡之所舉

公府之所辟要非有待於人之求之也唐宋以來士子
得以投牒自試而下之人始有求於上覬幸之念生趨
競之俗成矣國家剷除前弊改試爲課以教不爭其貢
士之法即鄉舉里選之遺制也立法不殊於古而得人
之效闕焉未著豈風俗實爲之與且古者舉一人而不
仁者遠令也一有所舉而巧取豪奪者不知其幾人雖
有瓌偉傑特之彥且逡巡引却而羞與之比又安能俛
首匍匐以事迂曲於其間哉故所得非鄉里之富民則
貴游之子弟耳蓋夫睥睨而欲前也其言以爲凡物之
適於欲者未有不求而得之奈何世之操予奪之柄者
亦且曰是宜有求於我者也然則廉恥之不立豈獨
身徇勢者之咎耶伏惟明公以君子之德居大人之位
又適以觀人風爲職其於俗化之變遷固宜有以品調
消息之是未可以爲細故也某生而寒微賴家世遺緒
不失身於農工商賈之列幼而知書年十五六而能屬
文時之鉅工宿學皆幸而與之進莫不玩其華而望其
實也其於是忽然以疑釋然以悟盡棄俗學之陋而務
極其業於力之所至凡聖賢精神心術之妙古今廢興
治忽之由固嘗竊窺之而未始敢以爲有得也不意今
茲誤玷選舉俾受察於下執是用囊書裹糧而來且庶

親承明問以少舒其平生之素計日俟命不爲不久而寂焉無聞彷徨躑躅欲進而不能欲去而不敢上之人未聞有求於某而某方汲汲焉若有求於上者其爲滯留澶忍之狀寧不起人厭薄之心而重風俗之不美也哉某於門下既不得有私謁又不容嘿嘿而遂已也輒敢顯誦所聞於左右若夫引而進之抑而絕之明公事也非某敢知也惟明公不以某之進退爲嫌而以人才風俗爲念幸甚幸甚

傳

柳立夫傳

柳立夫者名森當塗人也祖父世醫至立夫遂以其術知名立夫於醫善爲脉其治疾決人生死多奇驗然志在德物未嘗挾以爲市也人以病叩門不擇貧富輒往或委金錢率謝弗取即取取足自養而已亦用是見擢士大夫間而參知政事吳公淵允遇立夫厚立夫亦喜爲之留吳公乃買田築室居立夫不使輒去也初立夫兄嘗誤殺人就逮當死立夫曰兄先人世嗣又有子且吾母老矣吾自度生無益於兄終不能爲兄愛其死乃自言有司願以身受刑贖兄罪吏感其誼而悲之乃議出其兄而立夫亦竟得不死然重以立夫故廢法遂論

立夫當吳公盛貴時士多以善爲方出入門下者而特敬重立夫嘗用比貴客不獨以其技也吳公有愛姬無子將出以嫁立夫立夫問之輒先自娶婦亡何婦死吳公卒欲以姬妻之立夫乃謝曰吾婦雖亡母固在爾吳公曰娶婦非以養姑耶立夫曰不然是方蔡貴驕襲美飾而能躬井臼以事吾母耶於是吳公止不復言姬聞而歎曰吾乃爲刑餘之人所棄吾終不可以事人即日脫簪珥入道終其身諸公聞之以爲吳公所得姬侍賓客皆非常人也以此賢吳公而益重立夫吳公既病歿立夫乃去賣藥黃池上里中子或求立夫瘡疾弗爲

報立夫嘗爲稱貸於富人又弗償也會復得疾乃不致立夫而更迎它醫它醫以藥溫之病加劇不得已始召立夫立夫診之曰病得之勞而伏暑奈何以剛齊燥之方冬沍寒而立夫言如此它醫素害其技乃謂病家彼固有嫌於君不可信病家將遂謝罷立夫已而念立夫素長者卒聽不疑竟如其言而效乃奉幣物重報立夫立夫輒罵曰公市人何復以市人處我趣歸而逋無用是汚我也里中子乃大慙悔盡償所貸錢由是鄉閭皆慕化立夫行有不可者惟懼立夫知之也立夫後以高壽終

贊曰先左曹君布衣時客吳公與立夫游而善常弟畜之亟稱立夫賢有道者蓋寓於醫云以予所聞立夫爲人已疾其治驗甚衆而立夫所著有診脉圖有可用方今江淮間類多襲用其書以故弗論論其卓愧殊絕之行著于篇

俞器之傳

俞器之者名時中金華人也其先事錢氏最貴顯錢氏亡子孫世仕宋凡十一世迺至器之器之自少時知讀書能屬文年十六盜起里中器之盡室走辟匿於近山谷間會大軍南下或直其叔母劉所藏處遂爲所得將

殺之劉懼析哀器之識其聲知爲叔母急走從叢薄中出曰此吾母也即欲殺吾母者當以身代母耳軍士壯其語乃釋劉不殺而心獨竒器之因挾以去是歲至元十三年也器之既與其家隔絕然幸得不死乃惕然自傷思隱忍以有所就於是常盡力其所事蚤夜如恐不稱以此得無辱困更善遇之其年冬至京師遂以見公卿貴人公卿貴人憐其儒家子且得所以北來狀莫不歎竒之乃使受學羅郎中所羅郎中者蜀人號倜儻喜士且又貴幸當是時兩都賢士大夫皆延頸慕交之器之事羅郎中數以材見稱因爲其子壻由是名益聞諸

公間稍得推擇給事尚書吏部為令史居久之用薦者以布衣對禁中被旨入翰林與纂次本草事遂為太醫令史由太醫遷都水監用例補官監通州樂歲倉秩滿當改調器之自念拔羈虜官七品是有以復其父母矣廼以親老求便養遂得諸暨州判官以歸初父母既失器之數從人問求其所在莫能得或言死矣去十二年聲聞始來又十九年廼歸問巷之人皆為之歔歔歎息其里中少年子弟多器之去後乃生無識器之者聞器之至爭共來聚觀之不知者見器之以為北人也器之歸時父母歿已久劉亦死再葺器之乃為位制服晨夕

如初喪且自為文以祭其言悃惻怛皆可流涕

曰予睹器之跋跋然為卑讓君子哉迹其遭值艱難蹈白刃而不讐誠亦能勇矣至身為係累推剛下志窮而不能自財又何益也彼固隱忍畏約以有所待獨死為難乎故曰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無所已耳嗟夫以器之之材窮不失仁達不失義豈俟它日然後信耶

黃節婦傳

節婦蔡氏者鄞黃君天驥妻也黃君之先閩人六世
祖龜年宋高宗時爲殿中侍御史論罷右僕射秦檜
累遷給事中及檜再相遂以貶去隱于鄞其後子孫
多爲美官至黃君廼弗仕節婦年十八歸黃君明年
有子曰傳孫甫晬黃君死又明年其舅亦死婦屏華
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子三十餘年猶一日
家旣裕而姑已老子亦能自樹立所與爲師友多顯
者由是知名得察舉補儒學官節婦之名亦因以著
聞有司上其事于中書用例旌表所居及其里門曰

孝節云

東陽黃潛曰予讀詩至柏舟未嘗不歎古女婦之賢
傳於今者少也共姜之名由詩以顯得孔子而詩益
傳女婦之以義自守獨共姜邪世無孔子若蔡氏者
非尊官要人爲之引重惡能彰彰如此閭巷之人砥
行立石堙滅而不稱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梅孝子傳

梅孝子者名應發居吳郡閭門市中不由學問而知
人之行莫大於孝行之以盡其誠蓋天性然也母有

疾醫不能療則剔股肉以食之疾良已它日母又有疾危甚更求良醫投以藥皆弗効莫知所爲乃露立北面稽首以名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已年以益母壽是夕天將雨陰雲四合俄割焉而開若啓半扉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及輔星不見頃之雲復合而天深黑及還至母所則母已擁衾坐床上言有衣白衣者六人以水來灌灑遂霍然而蘇不覺疾之去體也詰旦母平復如常時今年已八十餘身愈康強四方大夫多爲詩美其事蜀郡虞公爲

序云

金華黃潛曰曾子固氏有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據竒以動俗亦或事高而難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以予所聞梅氏子事談者誠近於過夫欲使中人以下觀過知仁恥躬不逮則載而傳之曷可已哉

行述

山南先生述

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世爲婺之義烏人自曾大
父祖向大父夢龍父景辰無仕者先生少恢踈常落落
多大志宋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女焉先生
不可廼已由是名稱籍甚非直用文墨出小異也於時
同舍生掇其緒論或取高第而先生故爲博士弟子員
亡何當以優升解褐值德祐失國廼返耕築室南山之
南賣藥以自晦人勸以仕輒不答然亦不爲激詭嶄絕
事眩俗矜衆也居久之會使者行部知先生賢強起以
主教鄉邑先生始幡然出山即席於是至元二十有八
年矣終更調長月泉有司以累考合格上名尚書親友

自出請謁先生笑弗頌銓曹謬以年未及出其名復俾
正杭學先生竟不自言明年遂以疾卒於家壽六十四
大德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先生偉貌美髯談辨絕人
然任氣好減否間里少年以爲厲已而與謀中傷之相
卒亦無以害也先生學本經濟而以簡易爲宗讀書務
識其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至其爲文雄肆俊
拔颺駛水飛一出於已無少貶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
好之者凡所著爲夢橐六卷癡橐六卷聽雨留橐八卷
藏于家先生蓋有祿食於世矣而未顯也故識與不識
皆稱之曰山南先生如隱者焉初娶吳氏卒再娶許氏子

子男一人曰鼎孫男女合三人既卜宅于永寧鄉白茅
之原將以某年月日窆而未有以昭不朽也潛惟我曾
祖左曹府君以文章家知名當世先生以外孫實得其
學碩潛之蒙鄙劣弱猶幸弗失身負販技巧之列以隕
先業者先生教也先生之疵麻我厚矣而潛安足以永
先生之存庸疏其世系出處卒葬之歲月以誌夫志同
而言立者尚幸爲之銘若誄以揭諸幽云

制

二程子加封制二首

猗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瞻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

有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
之道賴以復明翳百世之真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
典爵以上公於戲緬想德容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
孚渙號以風行服此寵靈益綿道統可加封豫國公主
者施行

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哲孰任其承故伊陽
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
物謂隨時從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
尚稽於封冊胙之大國庸示褒崇於戲規矩準繩庶有
存於矜式火龍黼黻匪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

命可加封洛國公主者施行

箴

朋樂齋箴

伯陽甫取孔門記言名齋居之室曰明樂予竊嘉其能
得朋而懼夫樂之或過其節也爲之箴曰

天壤之間並生者人知曰同類其有弗親孰予之從來
之紛若匪善何信匪信何樂相古易象示人以朋毋敢
適莫惟德是徵復而朋來寔用無咎坤以喪朋廢慶終
有一陽之至我其族焉三陰之聚我其舍旃豈茲記言
與易殊指便辟佞柔既曰損矣二人同心其樂也康比

之匪人其樂也荒猗伯陽甫式謹爾類交游司規敢告

閣隸

行狀

元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贈舊學同德
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
公謚文忠李公行狀

曾祖執皇贈濟美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韓國公謚康惠

祖昌祚皇任潞州招撫使贈保順守正功臣金紫光
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韓國公謚文靖

父唐皇任徵事郎略陽縣尹致仕贈推誠保德佐運
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謚忠獻母王氏
追封韓國夫人

本貫

公諱孟字道復系出後唐李氏世爲潞州著姓康惠公
金未舉進士不第以行義見稱於時文靖公歸皇朝佩
銀符使潞州卒於官忠獻公姑去家而仕於秦蜀四十
餘年乃致其事樂漢中風土之勝因家焉公生而穎悟
十歲能屬文稍長益肆力於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學既
淹貫文愈超卓每考論古今治亂盛衰之故慨然有志

於當世然耻於干進屏居閭巷開門授徒遠近負笈而
至翁如也時之名公鉅卿如商公挺王公博文魏公初
至漢中往往折行輩與之交郭公彥通於公爲父執名
能知人見公魁碩偉岸謂忠獻公曰此卽骨相殊常公
輔器也至元十九年侍忠獻公留四川藩閩聞公名將
辟置幕下辭不就改辟主晉原縣簿文辭臺府交章舉
之亦不起一日幡然曰大丈夫固不能俛首州縣方今
朝廷更化政治聿新招徠衆正材俊林立獨不可與之
並遊乎乃東書如京師行中書右丞楊公吉丁一見輒
加器重薦之公裕宗皇帝得召見於東宮未及登用而

裕宗賓天楊公遂延致家塾俾諸子師事之翰林諸大
老竒其材刻上于中書謂宜置之館閣而銓曹調公主
梓潼縣簿非其志也忠獻公方爲夔府經歷乃徃省焉
未幾從忠獻公出峽沂襄江還漢中日以奉溫清具甘
旨爲事忠獻公勉之入仕復北上三十一年成宗皇
帝臨御首命詢訪先朝聖政以備史臣之紀述公過關
中陝西行省因俾公與諸儒討論彙次成編馳乘傳以
進時武宗仁宗俱未出閣徽仁裕聖皇后求名
儒職輔導公首當其選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邊
仁宗特留官中公日陳善言正道從容啓沃多所裨益

愛知於成宗持旨除太常少卿當國者以公不及其
門沮格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寢昭獻元聖皇后
幸覃懷公以宮僚從戢衛卒無敢侵奪民居在覃懷四
年夷險一節信任益專十一年春成宗陟遐神器暫
虛宗王大臣密謀構變國勢危疑人情洶洶公從兩宮
還京師遂與丞相哈刺哈孫答刺罕等力贊仁宗削
平內難中外晏然定策迎武宗入正大統仁宗即
承制以公爲中書參知政事公久在民間於閭閻之幽
隱靡不究知損益庶務悉中其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
以抑絕僥倖羣小多不樂公不爲之少自撓也居亡何

言於 仁宗曰執政大臣宜出於嗣天子親擢今鑾輿
在道臣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寄 仁宗不許則逃
之許昌築室於陘山澠水間若將終身焉夏五月 武
宗即皇帝位 仁宗爲皇太子物色得公所在白于上
遣使徵詣闕下至大三年春正月入覲 武宗于玉德
殿上指公謂宰執大臣曰此先太母命爲朕賓師者宜
亟任用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
同知徽政院事四年春 仁宗皇帝正位宸極真拜中
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先三世且諭之曰
卿朕之舊學其悉心以輔朕之不逮公感上知遇毅然

以國事爲己任慎賜予重名爵數太官之濫費汰衛士
之冗負責戚近臣惡其不利於己而莫敢言也前所建
新法有未便者奏請革去百司庶政一遵 世祖皇帝
成憲而行焉 仁宗素崇儒且察見吏弊欲痛剷除之
公曰吏亦有賢者在乎慎擇而已上曰卿儒者宜與吏
輩氣類不合而曲佑之如此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
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同僚有積與公
忤者人意公必銜之及其坐事見黜公乃力言于上俾
殿外藩且優加賜賚以慰其意聞者莫不服其有容方
是時朝野乂安民康物阜號稱極治公歆然不自以爲

功士大夫或譽之輒謝曰此聖天子之德也吾何力之
有焉乞解機務上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君臣
當相為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尋賜爵秦國公上親授印
章仍錫書命以褒寵之上在潛邸嘗因公所自號命集
賢大學士王顯書秋谷兩大字御署以賜公至是又命
繪公象勅詞臣為之贊入見必賜坐與語移時而退惟
以字呼之曰道復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皇慶元年春
正月特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依前平章
政事尋謁告歸葬其父母于潞州之先塋上勞送之曰
卿襄事畢宜亟還母久留孤朕所望冬十二月入朝上

大悅公因請謝事優詔不允然重考其意乃命以平章
政事議中書省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秦國公
大詔令皆公視草史冊所記亦公手自刑定辟置官屬
多時之聞人二年夏請歸秦國公印綬不允章三上乃
如其請先是上與公論用人之道公曰自古人材所
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為盛今欲取天下人材而用
之捨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
其真材以為用上深然其言遂決意行之延祐元年
冬十二月復拜公中書平章政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脩國史二年春遂命公知貢舉及親策多士

于廷仍命公爲監試官秋七月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
勲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公頻年扈從上京數
以衰病不任事乞歸田里六年乃從所乞解其政柄復
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散階勲爵如故公
既退居散地日以文史自娛每入侍燕間禮遇尤至七
年春 仁宗奄棄羣臣 英宗在諒闇中太師帖木迭
兒再入相以公前共政時不附已妄構誣言盡收前後
所頒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讀學士嘉議大夫意公必
辭因中傷之公受命欣然就職夏五月分治院事於上
都至秋乃還略不以利害得失介其意恒謂人曰吾待

以報之 上聞而悟其爲譖也恩意稍加焉入望公將
復見柄用至治元年春瘡發于股醫莫能療公知不可
復起乃區別家事手書付家人使治塋地於燕遂以夏
四月三日薨于大都和寧坊居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
七以其月十八日塋宛平縣石井鄉之某原遵遺命也
公薨後臺臣累疏辨其誣乃給還所收制命而復其元
官 令天子念舊圖功加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
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配劉氏前
公二十一年卒納合氏 昭獻元聖皇后所賜前公一

月卒並封秦國夫人改韓國夫人俱合葬焉繼室何氏
封韓國夫人有子一人曰獻今爲資善大夫御史中丞
知經筵事能世其家者也公宇量閑廓材略過人三入
中書事閑休戚知無不言援古證今務歸於至當苟有
益於國家雖違衆而行無所憚四方之士爲時所推許
者甄拔無遺汲引後進未始有吝驕之色品題所及後
多知名公退一室蕭然留連觴詠言笑竟日無異布衣
時其爲文跌宕有奇氣要其歸一主於理詩尤清壯麗
逸人爭傳誦之蓋公之歷官行事及平生大略可見者
若是而止中朝大謀議既非外間所得聞它所奏陳亦

皆削其藁莫得而詳也公已定謚於奉常而國史之
傳未立許昌有公祠堂翰林學士歐陽玄爲之記公詩
又有秋谷集御史中丞許有壬爲之序潛幸辱從兩人
之後濫廁公門生之列公嗣子獻命潛爲之狀以俟太
史氏之采擇義不敢辭謹撰次如右謹狀

辭

白雲辭

爲陳生作

秋風起兮白雲生親之命兮子奉以行秋風落兮白雲
歸倚閭望子兮子歸遲遲膚寸而起兮大蔭周乎八極
求仕與道兮焉往而弗得子兮來歸毋使兮心惻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三終

文雲繪



